



重推

甘肃经典民歌，你了解吗

□ 周乾隆



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自己创作、演唱，以口头传唱方式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具有三大显著特点：一是内容与劳动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二是口头传唱，流传广泛；三是地域特征鲜明。

甘肃地处丝绸之路黄金段，历史上各民族在这片热土上交往交流交融，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作出大量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且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民间歌曲，是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甘肃民族民间歌曲经典》(全三卷)精选20世纪80年代以前甘肃省内极具代表性的民歌2000余首，曲目内容丰富多彩，音乐旋律地域色彩浓郁，艺术风格鲜明独特。

本书编选资料来自20世纪80年代初甘肃省组织的大规模民歌田野采风普查成果。当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委启动了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为了完成“甘肃卷”的编选任务，甘肃省组织400余名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深入全省各地进行田野采风，历经十余个春秋，走访了3000多位各民族民间歌手，共征集到14200余首民歌，形成了102卷手抄的歌词油印本资料，录制了500多盘

原生态演唱的磁带。1994年7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仅收录1020首民歌。2005年，甘肃省文化艺术档案馆接手保管这批音乐档案，并决定将其重新整理出版。

其间整理的困难与艰辛，正如主编马锁霞在《让绝唱再度唱响——甘肃民歌珍贵文献抢救保护整理出版始末》中所言，收集到的500多盒录音中，有的盒子上只注明了是从哪个县采集的，其余如歌曲名、演唱者等基本信息均没有记录……对照纸质民歌档案文献，工作人员逐盒逐曲听辨，著录编目，然后进行最基本的降噪提质及数字化转换。在保持录音材料原始真实性基础上，数字化整理转存过程中针对信号衰减严重的情况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尽可能提升音量和音质。

这样的工作一干就是十余年。2017年，《甘肃民族民间歌曲全集》(全13卷)出版，共收录歌曲8700余首。在此基础上，周永利、马锁霞又开始整理编辑《甘肃民族民间歌曲经典》及配套录音光盘。但编辑工作并不轻松，包括将流传范围广、传承价值高、音乐体

式独特的民歌挑选出来，与原始录音磁带一一核对，尤其是各地的方言，千差万别，极难辨听。精选、整理、分类、校勘及编辑出版前后历时三年。2020年10月，《甘肃民族民间歌曲经典》正式出版发行，2021年入选“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

民歌是劳动人民最真实想法、最质朴情感的恣意表达。通过《甘肃民族民间歌曲经典》，我们仿佛听见了那一支支带着乡村山野气息的民歌在耳边回荡，或悠扬婉转，或慷慨激昂，或如泣如诉，或欣喜欢快……

民歌蕴含着丰富而重要的文化基因，是文化血脉中的独特符号，接续着各民族关于历史文化、生产劳动、婚姻爱情、风俗习惯、方言俚语、民间传说等的记忆链条。

《甘肃民族民间歌曲经典》是甘肃这片土地上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艺术结晶，凝聚着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情感体

验。劳作时唱，喜悦时唱，愤怒时唱，节庆时唱……人们用歌声表达思想、感情、意志、要求和愿望等。“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歌曲从整体上解读，本身就是各民族人民集体书写的一部民族史诗和历史画卷。”马锁霞说。《甘肃民族民间歌曲经典》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音乐范畴，其中蕴含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艺术价值和现实价值等更值得去深入挖掘。

《甘肃民族民间歌曲经典》所录民歌体裁种类繁多，音乐体和节奏旋律独特，包括劳动歌曲、山歌、社火秧歌、酒曲、号子、花儿、宴席曲、叙事歌、婚礼歌、牧歌、长调、短调等。这些来自民间的原生态歌曲，既是各民族民歌进一步传承发展的母本，又为甘肃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而丰富的史料。

《甘肃民族民间歌曲经典》(全三卷)，甘肃省文化艺术档案馆编，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凉州贤孝(资料图)



唱山歌(资料图)



陇东民歌歌舞剧《绣金匾》剧照 聂建江

感悟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

□ 来华强

《走近最可爱的人：李蕤赴朝家书日记》是老作家李蕤70多年前在抗美援朝前线写下的家信和日记，由其女儿宋致新按照时间顺序编纂而成。书中真切的历史记录和鲜明的时代精神，让人仿佛回到抗美援朝历史现场，感悟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

李蕤1936年考入河南大学文史系，曾参加“北方左联”“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后任郑州《大刚报》、洛阳《阵中日报》、南阳《前锋报》、开封《前锋报·中国时报》联合版记者、副刊编辑、主笔等。

1952年初，中国文联派出以巴金为组长的17人“赴朝创作组”，李蕤为成员之一。在炮火连天的前线，他写了不少通讯报道，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后结集为《在朝鲜前线》一书出版。他当时写给妻子的家书和战地日记在近70年后被发现和整理出来。

诚如编者宋致新所言：“信本来是写给亲人看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但惟其如此，这些‘原生态’的文字才具有最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书中出现的100多个人物与许许多多大小事件，均有案可稽，与既有的历史资料相契合。在7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文字像一组组从时光隧道深处拉近的镜头，画面鲜活丰富，人物多姿多彩，是一份生动宝贵的历史记录。

对于抗美援朝，今天的读者耳熟能详的可能是一些重要战役和英雄人物，而在李蕤家书日记中，则出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战地生活画面。如战士们在换防休整中扫盲识字，学习文化，“早上一睁眼，四周便是‘玻玻摸佛’的拼音声”，体现了战士们对胜利后投身祖国建设的信心和渴望。如在炮火封锁中架架架的电话线，主动给前线战士抬弹药、架架架的炊事员，面对这些志愿军战士，“你为他的艰苦或功绩惊奇得睁大眼睛的时候，他却平平常常”。再如，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之间的深厚友情，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地演出时气氛热烈的“难忘今宵”，志愿军回国代表回国后受到的“众星捧月”般欢迎……作家在不断行走中记述生活，其家书和日记因而充满现场感。

充分尊重生活，实事求是，选取典型题材，是记者出身的李蕤的写作风格。从他的家书日记这种最天然的写作形式上，能明显感到这一点。作者认为生活已经把一切都摆在了那里，作家要做的就是目光投注在最普遍意义的事物上，然后做出化繁为简的取舍和概括。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读者也不自觉地走进作者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在作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当国家有难，尤其当民族抵御外患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知识和觉悟，报效祖国；在战斗英

雄和劳动人民面前，他们时时感到自己的渺小，时时勉励自己上进；他们执着地热爱生活，并把这种热爱自然而亲切地投射给他人。日记记载了巴金、魏巍和李蕤三人同行，冒着大雨穿过弹痕遍布的坑道，到最前线的159高地深入生活，在坑洞中与战士座谈。没有桌子，他们就趴在行李上写作；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有时一个晚上要吹灭几次蜡烛，与敌人“捉迷藏”；面对“灿若群星”的英雄人物，他们总是恨自己的笔“太笨拙”，不能写出英雄品质的万一。在当时，一大批中国文艺家奔赴朝鲜前线，开展文艺创作，他们都值得尊重和敬仰。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孩子”这个词，在作者的家书和日记中，出现频率极高。这种对年轻的志愿军战士自然的情感流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为了保家卫国无怨无悔地献出宝贵生命的年轻战士们，是多么纯洁高尚，多么英勇无畏！

岁月如河，江山多娇。那历史深处隐隐鸣响的战场炮声，那依然脉脉流淌着的家国情怀，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走近最可爱的人：李蕤赴朝家书日记》，李蕤著，宋致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动态

《会宁戏剧史话》出版

近日，记述会宁戏剧艺术发展史的专著《会宁戏剧史话》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在会宁县举办了首发式。

全书56万字，收集珍贵历史图片300余幅，详细介绍了流布在会宁县的剧种，会宁县专业秦腔剧团、民间业余剧团和自乐班、戏剧演出场所和庙会，20世纪以来在会宁县有较大影响的秦腔艺人、会宁县知名剧团表演的传统剧目和现代剧目，流行于会宁县境内的秦腔剧本、社火剧本，以及一些地方戏剧方面的知识。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辑录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口述资料，为会宁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档案”。

为编写《会宁戏剧史话》一书，作者杨映华历时10年，行程超6万公里，遍

访在会宁县工作生活过的老艺人、老戏迷或其子女，详细梳理了会宁戏剧艺术的发展脉络。

《会宁戏剧史话》有三个特点，一是立意深远，内涵丰富。该书对会宁戏剧发展情况进行全景式描写，对讲好艺人故事、传承戏曲文化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二是资料翔实，弥足珍贵。根据秦腔老艺人孟克明、陈凤岐、魏鼎力、王维吉口述整理的会宁民间秦腔选段，对存史育人有着深远影响。三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书详细讲述了秦腔艺人邢正国、田宗义、王蕊兰等人为戏曲艺术奉献一生的故事，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勇气、担当和精神，为戏曲艺术工作者树立了榜样。(王郢)

滴水藏海

交友之间 尤当审择

□ 刘敏

古人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与什么样的人交往，久而久之必然会受其影响，与之同化。

“交友之间，尤当审择。”这是朱熹家训《与长子受之》中的一句话，意在告诫后代：对交往的朋友，尤其要谨慎选择。关于这一点，曾国藩家书中有类似论述：“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谨慎而交，择善而友自古即为交友之道。

交友友，不交损友。《论语·季氏篇》有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

柔，友便佞，损矣。”在孔子看来，与正直的人、诚信的人、知识渊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谄媚逢迎的人、表面奉承背后诽谤的人、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与益友交友，在其熏陶下能长知识、增才干，涵养正直守信的品格，受益终身。

元颖与白居易诗词唱和三十余年，往来诗篇千首，相互学习劝勉，共同进步，世称“元白”。而损友人品堪忧，与其交游则染其墨、受其害，古人有云：“与佞人交，如雪入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

交诤友，不交昵友。诤友也称畏友，“道义相砥，过失相规”，见对方有

失，敢直指其过。韩愈和柳宗元志同道合，在推动文学进步中结下深厚友谊。当柳宗元从书信中得知韩愈畏刑祸不愿为史时，便写了一篇《与韩愈论史官书》，一面直言不讳地批评韩愈“不直，不得中道”，一面推心置腹地鼓励韩愈要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好史官。字里行间力陈其弊，坦诚相见，尽显诤友风范。而昵友看到缺点不说，碰到问题不指，与人多是阿谀之词，又称“谄友”。碰到这种“好”人，当离则离，当断则断。

交挚友，不交贼友。朋友相交，贵在真诚。不分贫富贵贱，不论身份地位，只要志同道合，交往中能做到肝

胆相照、患难与共。这种纯洁的、心心相印的友谊，即为挚友。焦裕禄生前爱交四类朋友：热爱劳动的人、有一技之长的人、生活困难的人、人穷志不短的人。这四类朋友无关权势利益，焦裕禄却与他们贴心、实打实，亲密无间。贼友则是势利之交，“利则相攘，患则相倾”。当有利可图时，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一旦“势倾”“利穷”，马上作鸟兽散，甚至落井下石。这种无行无义之人，自当远离。

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数。这个“数”就是判断力，谁是益友、诤友、挚友，谁是损友、昵友、贼友，尤当审择。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掌握着一定权力和资源，“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与人交友更要小心谨慎。凡事必须以党性原则为基础，在交往中画出血线、在行为上明确底线，讲求君子之交、道义之交、心灵之交，不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让同志关系更清爽、干群关系更亲近、政治生态更纯净。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年8月3日)

《吴镇集汇校集评》及《松花庵全集》普及本出版

近期，由再编斌整理辑校的《吴镇集汇校集评》，以及由张军整理校释的《松花庵全集》普及本出版发行。

陇右地区的文学创作在唐代一度繁荣，在宋元时期一度衰落，明清时期再次兴盛。特别是清乾隆年间，陇右著名诗人吴镇的文学成就尤为引人注目。吴镇(1721年—1797年)，字信辰，一字士安，号松崖，别号松花道人，甘肃狄道(临洮)人。乾隆庚午(1750年)举人，晚年主讲兰山书院。吴镇在陇右诗坛的崛起，与当时其家乡临洮浓厚的诗学风气有关。临洮历来崇尚风雅，乡人好结社赋诗，当地的“洮阳诗社”影响颇大，对吴镇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陇右地区的代表作家，吴镇学问渊博，诗名早著，深得牛运震、毕沅、袁枚、王鸣盛等著名诗人的赞许。

《吴镇集汇校集评》(上下册)是

“清代诗人别集丛刊”中的一种，受国家古籍出版专项资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吴承禧汇刻《松花庵全集》为底本。其中《松崖试帖》残缺不全，《艾虎》篇之后的内容均不存，今据清道光元年刻《松崖试帖》补全。《松花庵全集》未收之《玉芝亭诗草》，以乾隆十四年(1749年)兰山书院刻本为底本。全书点校严谨，校勘精审，并辑录大量相关资料作为附录，便于学界深入研究。

《松花庵全集》普及本(上下册)，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以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刻本《松花庵全集》为底本，逐卷录入，予以标点、题解、注释。为保持原刻本面貌，各卷首序文、卷末跋文及作者注释文字保存不变，为大众学习阅读提供了便利。(罗小芹)